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楚辭
今注

湯炳正 李大明
李誠 熊良智
注



湯炳正 李大明
李誠 熊良智 注

楚辭今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楚辭今注/ 湯炳正等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3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9121-3

I. ①楚… II. ①湯…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戰國時代②楚辭—注釋 IV. ①I2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34741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楚辭今注

湯炳正 李大明 李誠 熊良智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3.75 插頁 7 字數 258,000

2019 年 3 月第 3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600

ISBN 978-7-5325-9121-3

I·3352 精裝定價: 7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明陳洪綬繪《屈子行吟圖》

楚辭卷第一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明後學武林馮紹祖繩武父校正

離騷經章句第一

前世未聞後人莫
能旦古音竹對
離曰不有屈原望
見離騷信哉
目古又章家不
極其情實者
屬子一八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經熱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遷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歿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

此語與古人不
引離騷未有
離騷者實與之
十在在可謂
之也離騷非假
之也

明萬曆間馮紹祖校刊本《楚辭章句》

借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壁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章之乃作懷沙之賦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也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卒譯文作碎經之詞緩九章之詞切淺

深之序也五臣云九義與九歌同

惜誦以致愍兮

言已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以蔽病而不能忘愍發一作愍補曰愍音敏借誦者惜其君而誦之也

憤以抒情

憤懣也抒潔也言已身雖蔽病猶發憤諫君也抒一作舒補曰舒潔水槽也音署杜預云申字並從手上選云抒掃素又曰抒卜情而迫諷論其與文曰二切

所作忠而言之兮

言已所陳忠信合於仁義乃敢為君言之也作一作非一本忠下有心字補曰作為也下文云作忠以違怨

蒼天以為正

春曰蒼天正平也設君謂已作言天明察無所阿私惟德是輔惟惡是去令五帝以敬指之以為善也補曰正音征時謂

明末清初汲古閣毛表校刻本《楚辭補注》

序

一九八五年端陽節，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大會在江陵召開。會議期間，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趙昌平、王維堤二君，約我為該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撰寫一部楚辭注釋。自揆謏陋，難勝此任，幾經躊躇，始允所請。但由於諸多原因，一直未暇執筆，十載蹉跎，今始交稿，實感慚疚！

書名「今注」，略有三義：其一，使兩千年前之屈宋鴻裁及兩漢遺篇，能以較清晰的面貌，為今人所理解與領會；其二，在注釋中，能體現出今天學術界對楚辭研究所已達到的水平；其三，我個人對屈學的己見，能在注釋中起主導作用。但這三者要統一得很好，以避免百衲成衣，斑斕駁雜之弊，則並非易事。我曾為此作了較多的思考。

最後認定，本書的特色，應當是簡明扼要，直書所見，與其他論著有所不同。即書中的一般訓釋，易於理解，力求精確，不事辯證；特殊詞句，偶列論據，意在取信，不事鋪張。凡舊說自通者，寧用舊說，只求暢達，不取新奇；凡舊說不通者，始採新說，而取捨斷以己意，義蘊多所融

會。故全書雖不名一家，而處處是對學術遺產的繼承；但此編又係新著，亦處處滲透着一己之見。此外，並力求以個人生平所形成的屈學體系，經緯全書。

書中離騷、九歌二篇，由我親自起草以示例。其餘天問、招隱、惜誓、哀時命、九思，由李大明同志執筆；九章、卜居、漁父、九辯、九歎，由李誠同志執筆；招魂、遠遊、大招、七諫、九懷，由熊良智同志執筆。對上述初稿，我皆精心修改，有小改也有大改，求合己意而後止。但由於時間匆促，考慮難周，未必皆是而人非。

本集所用底本，為金陵書局翻印汲古閣本洪興祖楚辭補注，並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明覆宋本。凡有異文異字，均擇要出校並擇善而從。

刻意「求真」，是我們的要求；但能否「近真」，則未敢自信。謬誤之處，望學術界不吝賜教。

湯炳正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寫於淵研樓，時年八十有四

目 録

九 離	序	湯炳正	一
九 騷
九 歌	四 五
天 問	八 五
九 章	一 三 一
遠 遊	一 八 九
卜 居	二 〇 五
漁 父	二 一 一
九 辯	二 一 三
招 魂	二 三 五
大 招	二 五 七
惜 誓	二 七 三
招 隱 士	二 八 三
七 諫	二 八 七
哀 時 命	三 一 七
九 懷	三 三 三
九 歎	三 五 三
九 思	三 九 九

離騷

【解題】

離騷之作，是在楚懷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三年）屈原遭讒被疏之後。「離騷」之義，班固離騷贊序以爲「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此解與屈賦之「離憂」、「離尤」、「離蟹」等造詞習慣相合。據世傳史記索隱單行本，屈傳「離騷」作「離悵」。日本所傳古本史記亦多作「離悵」。按「離」古與「罹」通，訓「遭」；又詩月出釋文：「悵，憂也。」故「離騷」實即遭逢憂患之意。

離騷記錄了屈原在楚懷王時從事變法革新所進行的鬥爭，以及遭讒被疏後在思想感情上的矛盾衝突。屈原在惜誦中追敘這一事件時，有這樣一段話：

櫓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

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欲儻侗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

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

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這裏以三個「欲」字爲起點的詩句，高度地概括了詩人當時對進與退、守與變、去與留的心理衝突。而離騷這一瑰麗詩篇，正以這三者爲抒情的主旋律，展示了詩人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同情人民、熱愛祖國的偉大人格，並形成了詩篇的起伏突兀而又和諧完美的藝術結構和藝術風格，成爲中國文學史上的千古絕唱。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三〕。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四〕。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五〕。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六〕。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七〕。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八〕。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九〕。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一〇〕。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一一〕。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一二〕。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一三〕。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芷〔一四〕。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一五〕。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一六〕。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一七〕。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一八〕。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一九〕。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二〇〕。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二一〕。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

故也^{〔三〕}。

〔一〕高陽：古顓頊帝之稱號。

苗裔：後世子孫。史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

陽。」王逸楚辭章句（以下省稱「王逸注」）：「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卿，章句、補注各本誤作「客卿」，此據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王逸注校改，因以爲氏。」此屈氏所由來。朕：我。蔡邕獨斷：「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至秦，天子獨以爲稱。」

皇考：古稱遠祖亦曰皇考。伯庸：屈原遠祖名。據近來學者考證，即世本所載熊渠的長子庸。封句亶王。

〔二〕攝提：歲星（木星）名，見石氏星經及史記天官書等。

貞：當。孟：始。陬：夏

曆正月。正月爲春季之始，故曰「孟陬」。建國前長沙子彈庫出土之戰國楚帛書，以夏曆爲月序，記正月曰「取」（「陬」之同音字），知楚用夏曆紀月。「攝提貞於孟陬」，是說歲星正當孟春正月晨出東方。據推算，楚宣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歲星晨出東方，此屈原之生年月。庚寅：紀日之干支。降：降生。據推算，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是庚寅日，此屈原之生日。

〔三〕皇：前人多謂「皇」乃上文「皇考」之省稱。但「皇考」省稱爲「考」，古多有之，而省稱爲

「皇」則罕見。方言六云：「南楚瀑沅之間母謂之媼」，廣雅釋親亦云：「媼，母也。」則「皇」或即「媼」（大戴禮帝繫：堯娶「女皇」，廣韻引作「女媼」）。生子命名，在中夏爲父事，在楚或母主之，

殆爲母系社會之殘痕。初度：即指上文所言，屈原生於歲星「恒星周期」的第一年，「會合周期」的第一月，歲星躔度，年月皆居第一，故曰「初度」。言生日之不平凡。一本「初度」上無「于」字，非。錫：賜。嘉名：初生之乳名。說文乞部：「孔，通也，从乞从子，乞，請子之候鳥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乞部又云：「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从乞，乞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禘以請子。故乳从乞。」是「孔」、「乳」、「嘉」乃一義之孳演。天問「玄鳥致貽，女何嘉？」「嘉」亦即指生子而言。

〔四〕正則：屈原不僅生于一年的首的正月，而且是難得的歲星「恒星周期」的第一年，「會合周期」的第一個月的夏曆正月，故名之曰「正則」。儀禮士冠禮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鄭注：「正，猶善也。」是「正則」者，有以善爲法之意。靈均：「靈」與「令」古通，古善之義。儀禮士冠禮「令月吉日」，鄭玄注：「令，吉皆善也。」據金文「庚寅」古代多視爲吉日，屈原的生年、月、日均吉善，故又字曰「靈均」。

〔五〕紛：盛多貌。內美：天然的內在美質。「此內美」的「此」字，乃承上文而來，即指生年月日皆極吉善。「紛吾既有此內美」的「紛」是副詞提在主語之前，而不放在動詞之前的倒置用法。屈賦此例甚多，見後。重：加。脩能：當作「脩態」。朱熹楚辭集注引一本「能」作「態」。按離騷言「脩」凡數見，有時作名詞用，如「前脩」，有時作形容詞用，如「脩名」，有時作動詞用，如「余獨好脩以爲常」之「好脩」，前後凡四見。此處「脩態」之「脩」當作動詞。說文云：「脩，

飾也。」作爲比喻講，「脩態」指脩飾容態，即起下文之「扈江離」、「紉秋蘭」等。而作爲本義，則「脩態」指後天對道德的脩養（說文心部云：「態，意也。」）緊承上文天然「內美」而來。

〔六〕扈：王逸注：「扈，被（披）也，楚人名被爲扈。」則「被」乃通語，楚方言轉爲「扈」。「被」聲轉爲從「戶」得聲之「扈」，此猶方言四所謂「帛袂謂之被中」。離：文選作「薜」，香草名，生水邊，故曰「江離」。芷：香草名。原本玉篇广部引此作「辟芷」，當爲「薜芷」之誤。薜指崖岸隱僻之處。芷生幽僻處，故曰「辟芷」。紉：廣雅釋詁：「紉，索也。」與王逸注同。索爲繩索，此處作動詞用，謂以繩索結束蘭花以爲佩。九歎怨思王逸訓「紉帛」之紉爲「結束也」，是其例。或誤紉爲紐，非。

〔七〕汨：方言六：汨，「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王逸注：「疾若水流也」，是其義。不吾與：不待我。論語陽貨：「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八〕搴：拔取。方言一：「捷，取也。南楚曰捷。」說文手部：「揜，拔取也，南楚語」，並引離騷本句。「搴」、「捷」、「揜」音義同。阝：山。木蘭：香木名，王逸謂「木蘭去皮不死」。

攬：采。洲：章句本作「中洲」，與上句不相應，「中」字疑衍。洲，水中小塊陸地。宿莽：卷施草。爾雅釋草謂此草「拔心不死」，王逸謂此草「冬生不死，楚人名曰宿莽」。屈原以朝夕采擷草木，喻己勤於脩德。

〔九〕忽：疾貌。淹：停留。春秋：代四季。代序：即代謝。孟子云：「序者，射也。」

「序」射即以同音爲訓。故此處借「序」爲「謝」。

〔一〇〕惟：思。零落：凋落。美人：屈原自喻。遲暮：晚暮，喻年老。

〔一一〕文選無「不」字，依王逸注「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云云，則離騷古本亦無「不」字。撫壯：任用年德盛壯之士。棄穢：廢棄讒佞穢惡之人。此度：指國之舊有法度。

〔一二〕騏驥：駿馬，喻君王威勢，多爲戰國時政治家所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兩言「勢者，君之馬」，是其證。騁：說文馬部：「騁，直馳也。」來：助動詞。道：文選作「導」，同引導

之義。「來吾道夫先路」，乃屈賦特殊句式，以通常結構而言，爲「吾來道夫先路」，「來道」連讀。與下「來遠棄而改求」句式相同。

〔一三〕三后：指楚莊王、楚康王、楚悼王，同是楚國有革新之功的先王。純粹：純正無私，指三后之德。衆芳：芳，香草，喻賢才；即下文「申椒」、「菌桂」、「蕙」、「茝」之屬。據史載，

楚莊王聽政，所進賢才數百人（史記楚世家），楚康王能容人（左傳襄公十五年）；楚悼王用吳起，明法審令，以撫養戰鬥之士（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此三后用賢之證。

〔一四〕雜：集。申：香木。即涉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之「露申」。椒：香木。菌桂：香木。菌本作箇，從竹。山海經海內經郭璞注：「衡山有菌桂，桂員似竹，見本草。」維：通

「唯」。紉：以繩結束。蕙、茝：皆香草。

〔一五〕堯、舜：皆古聖君。耿介：光明正大。遵：循。

〔一六〕桀、紂：夏、殷失國之君。 猖披：亦作「昌披」，釋文「昌」又作「倡」，並同音通用。

王逸注：「昌被，衣不帶之貌。」錢杲之謂「行不正貌」。易林觀之大壯：「心志無良，昌披妄行。」是「昌披」指妄行而無約束。北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云：「咨堯舜之耿介兮，何桀紂之猖敗」，「敗」亦即「被」披之同音通用字。 捷徑：斜出之小道。 窘步：舉步艱難。

〔一七〕黨人：結黨之羣小。 偷樂：貪圖享樂，苟且偷安。 幽昧：不明。 險隘：危險

狹阨。韓非子六反云：「偷樂而後窮」，是說「偷樂」會導致國家走向窮途，與此義同。

〔一八〕憚：害怕。 殃：禍患。 皇輿：王逸注：「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國者，君之輿也；勢者，君之馬也。」 敗績：戴震《屈原賦注》引禮記檀弓謂「車覆曰敗績」，喻國之傾覆。

〔一九〕忽：疾貌。 以：而。 先後：作動詞用，謂輔導於前後也。 及：追及。 前

王：即前所云「三后」。 踵武：足跡，此指莊王、康王、悼王革新之政績。

〔二〇〕荃：香草，喻懷王。 中情：猶言內心，屈賦常用語。一作「忠情」，非。 齋怒：王

逸注：「齋，疾也」，說文火部：「齋，炊舖疾也。」而文選各本作「齊怒」，楚辭釋文亦作「齊」，並云「或作齋」。按爾雅釋詁云「齊，疾也」，是王注訓「疾」，乃「齋」之引伸義，而作「齊」作「齋」皆「齋」之同音假借字。五臣訓「齊」爲「同」，誤。「齋怒」，殆謂不加思索而遷怒。屈賦數言懷王易怒，本篇而外又如九章抽思云「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慄慄」，「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二一〕譽譽：當爲「乾乾」之同音通用字。《易乾》：「君子終日乾乾，」終日乾乾，反復道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則「乾乾」當爲自強不息之意。故呂覽《士容》：「乾乾乎取舍不悅」，高注：「乾乾，進不倦也。」此指上文「奔走」、「先後」輔佐懷王進行改革。但此正爲羣小所忌，故云「爲患」。舍：放棄。

〔二二〕九天：古人謂天有九重，以示其高。即天問所謂「圜則九重」也。正：通「證」，驗也。靈修：章太炎先生楹書官統中謂「靈修」實即「令長」，故屈原用稱其君。此蓋「南國之法章」，莊忌哀時命稱「靈皇」，劉向九歎離世又稱「靈懷」，則直謂懷王也。

以上第一段，綜述生平經歷、思想抱負及革新失敗的遭遇。在全篇中堪稱序詩。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二〕。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三〕。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四〕。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五〕。冀枝葉之峻茂兮，願蒞時乎吾將刈〔六〕。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七〕。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八〕。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九〕。忽馳騫以迫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一〇〕。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一一〕。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一二〕。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一三〕。擘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藜〔一四〕。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一五〕。譽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